无声的战斗

■李 仲

红色记忆

八百里沂蒙的脊梁托起云霭，这片浸染血色的热土，藏着多少热血英雄的往事？走入山东省沂南县留田村时，整个村落正被斜阳染成琥珀色。街边的红色文化墙如一页页翻开的史册，留田突围展馆则似一枚石刻印章，钤印下永不褪色的注脚。它们，共同指向了那场未动干戈却改写战局的战斗——留田突围。

1941年的齐鲁大地，抗日军民迎来凛冽的“寒冬”。3月至9月，日军进行了两次“治安强化运动”。11月初，日军开始更加残酷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剿灭沂蒙地区共军，消灭其根据地”为目的，日军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指挥3个师团、4个旅团的主力和一部分伪军共5万余人，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铁壁合围”。

在留田突围展馆内，讲解员指着展板上的示意图说，1941年11月4日，日军偷袭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失败后，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把目标转向沂南县留田村。当时，八路军115师师部、山东分局及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等3000余人都在留田村周围，而作战部队只有一个特务营，处境十分危险。

11月5日，日军对留田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早晨，特务营在留田四周的山头和隘口与日军交火。至中午时分，集结在留田周围的日军已超2万人，最近的一路日军离留田只有两三公里，最远的也不过七八公里。

下午，115师政委罗荣桓召开军事会议，研究突围方案。一间草屋挤满了人，大家围着一幅作战地图思考着、讨论着。这时，敌机忽然飞临上空，阵阵轰鸣声让现场气氛更加紧张。

在展馆一间展室里，讲解员介绍道：“有人主张向东，过沂河、沭河，进入滨海根据地；有人提议向西，进入沂蒙山；还有人提出向北突围。”

罗荣桓一直没有发表意见。他在仔细倾听大家的想法，权衡每一种方案的利弊，也在等待侦察排长的消息。三个方案，都没有主张向南突围。因为大家知道南面是临沂，是敌人的大本营。据报告，侵华日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就在那里。关键时刻，侦察排长带来了搜集到的情报，罗荣桓果断地说：“我主张向南突围！”大家疑惑地看着罗荣桓，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讲解员指向墙上的一幅地图，为我解开了疑惑。敌人预料到我军可能要到滨海，严密封锁了东面的沂河、沭河，我们东去就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北面，敌人正疯狂南压，同时沂蒙山区北部被国民党顽军控制，我军如果北上，很可能被夹击。西面，临沂蒙阴公路已成为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即使能越过此线进入蒙山，我军也是敌人合击的目标。南面虽然是敌人的大本营，但是敌人估计我军不敢向其大本营前进，其兵力都向北集中在沂蒙山区，后方必定空虚。“所以，罗荣桓确定了这样一条向南突围的路线。”讲解员边说边用手指划过地图上的那道红线。

夜幕垂下，在留田村东侧的汶河河滩上，机关人员悄悄集合完毕。周围的山头上，敌人点起一堆堆篝火，烧红了寒夜的天空。四面的敌人不断发射信号弹，似流星划过天幕。枪炮的响声、洋马的嘶叫、鬼子的吆喝，不时传到河滩上。

罗荣桓和师部几位首长，走到集合队伍的面前……欧阳文曾回忆当时见到罗荣桓的场景：“当他迈着坚定的步伐，从容不迫地从我面前走过时，就好像平素见面一样，向我点了点头，挥了挥手。他这种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神态，感染了我和后梯队所有的人，更加坚定了我们胜利突围的信心。”

突围队伍到达第一道封锁线——张庄附近时，只见山头上的敌人犹如一条蜿蜒的火龙，火龙的中间闪出一段黑蒙蒙的缺口，约1.5公里长。罗荣桓下令：“成三路纵队快速前进。”战士们做好战斗准备，迅速向两山之间的隘口猛插过去，仅仅半个多小时就安全通过。

午夜时分，队伍抵达第二道封锁线——高里附近。大小山头的火堆旁，闪动着敌人哨兵和巡逻队的身影。我军侦察员在掌握敌巡逻兵的行动规律后，随即发起突袭，先将巡逻的敌人全部消灭，再换上敌人的军服假装巡逻。突围队伍从这个缺口急行军通过时，看到的是路口站着3个“日本兵”，嘴里不断喊着中国话：“跑步前进！”不仅如此，侦察排长每隔十几分钟打出一发信号弹，向两边山头的敌人报告“平安无事”。

过了高里，果然如罗荣桓所料，敌人后方空虚。他遂命令队伍转向西，越过临蒙公路。队伍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跳出日军的合围圈。11月6日5时许，队伍胜利到达汪沟一带，在埠山庄宿营。这支3000余人的队伍无一伤亡，安全地突破敌人的包围。

突围的队伍里，有一位德国共产党员、著名记者，名叫汉斯·希伯。当他得知突围胜利后，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兴奋地说：“这一夜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起在西方参加的任何一次愉快的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留念。”旋即，他以腿为案，用打字机敲出《无声的战斗》，盛赞罗荣桓“指挥神奇”，嘲讽日寇的狂妄愚蠢。

留田突围的胜利绝非偶然。这是罗荣桓根据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不断思考对敌斗争策略的结果，最终被罗荣桓总结为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发表在1942年10月的《大众日报》。毛泽东曾经评价：“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

参观结束时，讲解员话语轻落：“留田村旁的沂河水，曾孕育了一代智圣诸葛亮，他的故里与留田村不过咫尺之遥……”若诸葛亮地下有知，当如何评说这不战而胜的奇谋？而我，想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句家喻户晓的古诗，似乎能够形象而深刻地诠释这次战斗载入史册的伟大意义。

借 书

■刘冀洲

国防纪事

记得最早借别人的书看时，我还是稚气未脱的小学生。当时，一名同学低头翻阅着一本连环画，书中人物的一招一式栩栩如生，我不禁心生好奇，也想看个究竟。于是，我悄然靠近那名同学，言其所爱，以示亲近友好，然后将小人书借到。

那时候的小人书很少，几个人往往要为看同一本排序预约。有时借来的小人书封皮封底都已磨损，首页和尾页卷成一个个小圆筒，书纸也变成土灰色。即便如此，我依然将其视若珍宝，高兴地拿回家，再轻轻地把每一页展开，一字不落地看完。

上了中学，我不再沉迷小人书，开始借长篇小说，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每次阅读，都如饮甘泉。

我有一个偏好，喜欢去房顶看书——放学回家后扔下书包，像个猴子似的爬梯子蹿到房顶。这里远离嘈杂喧闹，我独自一人与书中的人物同悲共喜，任由思绪随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一起驰骋。一页页读下去，如赏高山流水，又若沐浴春风，真乃一件绝妙的快事。

一次闲聊时，得知一邻居家藏有一套《红楼梦》，我想一睹为快，可几次上门求借均告失败。那天，听说他想借《儒林外史》来读，我中午顶着烈日，去外村的同学家借来，把书送到了他家。见我晒得满面赤红，他紧紧抓住我的手，二话不说，直奔厢房里间。他从黑漆斑驳的卧柜里掏出一个褐色的粗布包，那套《红楼梦》被包得严严实实。他压低嗓音，对我再三强调：“只能晚上在家里看，千万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不住地点头答应着，接过书的一刹那，手竟微微颤抖。

初次阅读这套《红楼梦》，着实吃力，我不断地查字典、看注解，反复咀嚼品味。全神贯注在字里行间，全身的细胞都充溢着兴奋。

入伍后，营区驻在一个偏远的山坡上，没有书读的日子常感到失落。幸好，一名老兵帮我办妥市图书馆的借书证。周末一早，我就去借《红岩》。管理员说这本书已借出，稍后读者就会来还书。我耐心地等了3个小时。办好借书登记，我满心欢喜地踏上归途。不料，突然下起了雨，豆大的雨点啪啪地砸下来，我急忙把装书的军挎包塞进军装里贴身放着。在陡峭湿滑的山路上走走停停，5公里路耗费了很长时间。

刚回到营区，我就听到背后一声大喝：“站住！你是哪个连的？”回头一看，团参谋长犀利的目光咄咄逼人。“上街去还衣冠不整，怀里鼓鼓囊囊掖的什么东西！”我入伍刚半年，被这突然的呵斥所震慑，低头嗫嚅着讲明借书的过程。参谋长听后露出笑容，叮嘱我要注意军容风纪，便转身离去。整个借书的过程充满波折，还闹出一副狼狈相，但我终究如愿以偿读到了这本书。

借书，于我而言，是一场吸纳知识的奇妙旅程，是增智开慧的宝贵契机，更是助力成长的强大动力。唯有多读书，才会从混沌的世界观中走出，看清自己该如何走向辉煌的人生彼岸。后来，我借书的类别逐渐多元化，涉及政治、科技、艺术。尤其是读《论语》《史记》《孙子兵法》时，先贤们精湛的学问与深邃的智慧跃然纸上，读到精华之处，我常常掩卷沉思，受益匪浅。

能有幸借到好书来读，何尝不是获得了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回首当年读过的一本本思想厚重的书，犹如品味一块块甘美的奶酪，营养丰盛，历久弥香。

绿水青山是故乡（中国画） 钟 斌作

战胜孤独

——读散文集《时间之雪》札记

■杨宏国

读有所得

高原兵站，飞雪常年相伴。在作者黄刚桥的笔下，雪被赋予三重隐喻：是凝固的时间刻度，精准丈量着高原官兵精神的厚度；是生命的药方，默默疗愈雪域高原绵亘的孤独；是穿透寒夜的光晕，温暖慰藉着每一颗被朔风侵袭的心。

作者曾在青藏线驻守16年，其散文集《时间之雪》（安徽文艺出版社）以冷峻克制的笔法刻画出高原兵站图景。在孤独的冰封之下，作者不仅揭示了高原官兵的生存困境，更以诗性的语言谱写出生命的韧性和起伏。当文学叙事将孤独淬炼成守护的执念，凌厉的雪便悄然完成向温煦的光的转变。

孤独是生命的礼物，在高原体会得愈加明显。在黄刚桥的笔下，孤独并非刻意营造的主题，而是一面清晰映照高原官兵精神世界的棱镜。在哨所梁老兵眼中，“群峰如沉默的木偶伫立天地，风声成为哨所最苍凉的语言”，海拔5000米的极端环境将孤独具象化：连氧气也爬不过去的唐古拉山剥夺着自由呼吸的“权利”，封山暴雪切割着与外界的联系。在“种树实为种心”的坚守中，高原官兵以肉身丈量着生命意义的疆界。

作为一名驻在城市闹市区的消防员，我所面临的自然环境与生活环境比高原军营要优越得多。在同样的纪律标尺之下，那份孤独与坚守却是相通的。集体宿舍的夜晚，我常常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车辆，感觉时间在流动，而我们静止不动；执勤之余，我会在灯下学习业务知识，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成了最忠实的陪伴。休息日的夜晚骑上山地车，独自穿行在蜿蜒的山路上，夜风掠过耳畔，车轮碾过碎石的声音清晰可闻。那一刻，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自己与脚下的路。

雪域高原给官兵们带来无尽的孤独，也赋予他们战胜孤独的无穷力量。当梁老兵将冰雪堆砌的“昆仑女神”作为倾诉对象，当安多兵站的小周自己给自己写信，这些看似孤独的行为实则构成了特殊的情感联结方式。安多兵站集体种花种树，则是对精神荒原的主动垦殖。黄刚桥在书中写道：“当你战胜了孤独，你会发现孤独的不是人，而是高原。”

在雪域高原的孤独守望中，官兵们以阳光般的心态构建起独特的精神疗愈体系。当安多兵站的四季界限被不停歇的飞雪模糊时，他们选择“把春天种在心里，把阳光写在脸上”。这里“离欲望很远，离灵魂很近”，这里的阳光“坦坦荡荡没有灰暗死角”。在雪域高原的凛冽寒风中，官兵们以神圣的使命感构建起温暖的精神家园。

高原的积雪既是时间的见证者，也是记忆的载体。当高原官兵在风雪中坚守时，瞬间凝固为永恒。每一名官兵将个人价值融入集体使命，书写着动人的生命诗篇。

短笛新韵

大别山抗战风云录（组诗）

■温 青

故事如雨

草木流泪
雨中的大别山
推动百年时光轮回
十万松柏
站成百万岩石的身躯
千万花瓣
化作亿万飘逸的雨滴

雷霆中明亮的植物
指出大山背负的旌旗
铺满了迎春花、杜鹃花、玉兰花
和野杏花的赞美
星星点点的雨水
滋润着大别山满怀英烈的心扉

一棵树、一杆长矛
一抔土、一座坟茔
筑就了一个民族的根基
所有的抗战故事
沸腾着热血
正在回归大地

风中的消息

风作细语
在山梁与山梁之间
传递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所有的花都该结果了
所有的绿叶
都做好了鼓掌的准备

人间已经五颜六色
风云激荡的时节
在亿万人心中神圣无比

这是胜利的仪式
激励连绵起伏的山岳
拥簇大地傲然挺立

雾杀的传奇

雾，也曾是一种武器
中华民族陷入深重危机的年代
大别山
常常在雾霭中隐藏峥嵘的身躯
一些热血英雄
因为牺牲
意外暴露厚重而坚实的土地

这些伴生于雾的故事
成就了生生不息的传奇
每一个细节
都如同刀枪剑戟
在大雾弥漫的天地之间
击杀魑魅魍魉
剔除越洋而来的恶鬼

从此
无数英雄不断于山雾中聚集
天翻地覆的奇迹
在大别山中持续孕育

山村新居

大别山的额头
皱纹化作樱花与板栗
一些精灵般的鸟鹊
披星戴月
飞入云彩栖息的新居

多少抗战的传说
已经融入了青山绿水
沧桑巨变的山村
传世的雕塑依然激扬清风正气
拾级而上的烈士陵园
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民族的悲怆与梦想
已经刻进十万块墓碑
为所有活着的人
遮风挡雨

奶奶的力量

那个人浑身是血
一头栽倒在山梁
一群日本鬼子像钉耙
划过每一寸土地
久久停顿在牺牲者身上

奶奶隐藏的山洞
透进了一丝如刀的亮光
她目睹了一个战士的牺牲
为一具破碎的遗体
默默举行了葬礼

从此，英雄在山脊继续生长
一个少女的花环
圈定了无私无畏的力量

抗战烈士遗书

向父母报告
儿子还在浴血的山坳
对妻子诉说
队伍上有吃有喝
和小伙伴们唠嗑
等大伙手里都有了枪杆子
定能把鬼子赶跑

多少年后，手捧遗书的孙辈
求证了每一个字的乡音俚调
在每一个胜利的节日
读出隐藏的铁锤与镰刀

食云记

大别山谷
白云也是一种食物
就着山泉
养育了一支支抗战队伍

身轻如燕的战士
有了飞檐走壁的身手
在天空之下
随时发起抛洒热血的战斗

白云消散
一场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

鲜艳的坐标

一缕霞光访问大别山坡
老兵随行而至
一些低落的山雀瞬间飞高
看一棵棵树木绽放新绿
低头问候
漫山遍野的浆果

一些游人
开始向大别山探寻丰收的味道
这个地方叫龙窝
是黑凹山弯了一下腰
抗战烈士的墓碑旁
野花绽开了最美的微笑

一队队平常的游客
在风景中
必然走进一座陵园
整个山川便有了壮怀激烈的感觉
看一名老兵
融入岁月的记忆
化身为鲜艳的坐标

军民同心

鱼水情深

杨文军篆刻